

情愛的色黑



夜朱。

不要把我們解剖的人
看作一個生命，它只是一
個物體，如花草木一樣。
「佢見到那些帶驕氣的臉都有些動容，他說：

「我們默綽一分鐘。」

解剖室裏沉靜下來。
他把眼睛合住，恍惚就看

着火中，爆竹有聲，而山魅驚憚。」因
為當時製造簡陋，所以僅用竹燃火，故
皆以竹竿着火燃之。之後工藝進步，
就改用紙裹緊，中實火藥，又用藥引火
名爆竹。

但在唐人詩中，不稱爆竹，而稱做
「爆竿」通俗編俳雲：「古時爆竹，
到了一些跳動的燭光，看到到了琥珀色的高腳杯裏盛
滿的酒液，一灑舞影在燭光下旋轉，旋在紓緩悠悠的舞曲裏。

燭火忙滅盡時，意外佈着密

的雨絲，閃電照在杯沿上，風大起來

，刮着幾根髮絲飄落在杯裏，他接過杯子，把酒液注在嘴裏，閃光照着一眸明

的一眼，閃動着晶瑩

的紅唇，閃動着晶瑩

的那一剎那，他說：

「當我把她剖開的時候，我甚麼也不怕了。就似那個婦

人，我想細細地剖她。想仔她的肉體

裏找到一些別的，但我失望了。」

「靈魂不會在肉體裏。」

「愛情也是的。」

「誰要你剖開愛情呢？」

「甚麼都找不到了，除了肉體，除了

那帶止細胞同血脈。」

「假如那個是她嗎？他睜開了眼睛。她

靜靜的躺這裏，一身浮腫同灰白，

他抬起眼睛，又觸到

那紅脣的頰邊。她拉開了白巾，好像

在自語，對他喃喃地說，

「我方才說錯了，

我忘了已經廿一歲，該買廿一隻紅色

的燭。

「啊！」他淡淡地

笑，對學士們

說。這時候你們要把生命忘記

一些骨骼支架，沒有靈魂，沒有愛，我

們解剖她，似我們去拆開一堆坑具的積

本。」

他對她看二眼，那灰白醜陋的浮腫

的臉，他皺了皺眉。他又看銀莎，銀

眸內動，紅脣在緊抿着，他點點頭，拿

了解剖刀，向那灰白而浮腫的胸膛，他

輕輕的割下去，剖開的肉體，從刀下緩

緩露出些凝固了的，黑色的冷血。

爆竹的創始

(完)

我國人對高麗燒爆竹，尤以新年
爲熱烈，爆竹的創始，乃是古人用以驅
除疫魔的，這個說法最早見於東方朔的



Kwong Chai Tong Co.
122 Pender St., E.
Vancouver 4, B.C.
電話 MU 1-8613

TOP-VALU FOOD PRODUCTS LTD.
136 Powell St., Vancouver 4, B.C.
PHONE: 683 0733

◎本公司專營
中西著名生
熟藥材各項
兼接製膏丹丸散快捷妥
當遠近光顧
無任歡迎

局藥西中堂清廣

Kwong Chai Tong Co.
122 Pender St., E.
Vancouver 4, B.C.
電話 MU 1-8613

廠麵華南

NORTHWEST FOOD PRODUCTS LIMITED
355 Powell St., Vancouver 4, B.C. Phone: 684-9820

各種鮮麵
日日生鮮
超等乾麵
爽滑可口
新式機器
大小光顧
均極歡迎

青草僧技折尙之信
亦通武事間談湖海軼事，則力領
青草和尚之能，尙之信乃問此僧從
何處出身？所習何技？蘇三躬身答
：「彼曰嵩山少林僧也，故其技亦
宗少林，某牛，有流寇犯山門，擬
予洗劫，青草持住一双鐵拳，擊退
百餘匪寇，令茲足見其勇武過人矣。
」尙之信聞而笑曰：「古人敵何
足何勇，吾嘗於千軍萬馬之中，
如入無人之境，豈非較諸青草所遇
者，猶爲厲害乎？」蘇三乃曰：「一
硬功夫，並運氣使勁，刀槍無損敗
職曾躬自目見之也。」尙之信盼而
訝然，繼曰：「揮臂抒腿，而斷柏
木椿，此技恒常有，即某亦能之。
」曰謂刀槍不入，則吾未之信，蓋
人爲血肉之軀，奚能禦鋒利之刀，
但蘇賢契既信之鑒認，則吾意信
必有邪術，破之實在不難，明日借
質賈往晤，一見僧技如何？」蘇三諾之。

如入無人之境，豈非較諸青草所遇
者，猶爲厲害乎？」蘇三乃曰：「一
硬功夫，並運氣使勁，刀槍無損敗
職曾躬自目見之也。」尙之信盼而
訝然，繼曰：「揮臂抒腿，而斷柏
木椿，此技恒常有，即某亦能之。
」曰謂刀槍不入，則吾未之信，蓋
人爲血肉之軀，奚能禦鋒利之刀，
但蘇賢契既信之鑒認，則吾意信
必有邪術，破之實在不難，明日借
質賈往晤，一見僧技如何？」蘇三諾之。

如入無人之境，豈非較諸青草所遇
者，猶爲厲害乎？」蘇三乃曰：「一
硬功夫，並運氣使勁，刀槍無損敗
職曾躬自目見之也。」尙之信盼而
訝然，繼曰：「揮臂抒腿，而斷柏
木椿，此技恒常有，即某亦能之。
」曰謂刀槍不入，則吾未之信，蓋
人爲血肉之軀，奚能禦鋒利之刀，
但蘇賢契既信之鑒認，則吾意信
必有邪術，破之實在不難，明日借
質賈往晤，一見僧技如何？」蘇三諾之。

如入無人之境，豈非較諸青草所遇
者，猶爲厲害乎？」蘇三乃曰：「一
硬功夫，並運氣使勁，刀槍無損敗
職曾躬自目見之也。」尙之信盼而
訝然，繼曰：「揮臂抒腿，而斷柏
木椿，此技恒常有，即某亦能之。
」曰謂刀槍不入，則吾未之信，蓋
人爲血肉之軀，奚能禦鋒利之刀，
但蘇賢契既信之鑒認，則吾意信
必有邪術，破之實在不難，明日借
質賈往晤，一見僧技如何？」蘇三諾之。

如入無人之境，豈非較諸青草所遇
者，猶爲厲害乎？」蘇三乃曰：「一
硬功夫，並運氣使勁，刀槍無損敗
職曾躬自目見之也。」尙之信盼而
訝然，繼曰：「揮臂抒腿，而斷柏
木椿，此技恒常有，即某亦能之。
」曰謂刀槍不入，則吾未之信，蓋
人爲血肉之軀，奚能禦鋒利之刀，
但蘇賢契既信之鑒認，則吾意信
必有邪術，破之實在不難，明日借
質賈往晤，一見僧技如何？」蘇三諾之。

如入無人之境，豈非較諸青草所遇
者，猶爲厲害乎？」蘇三乃曰：「一
硬功夫，並運氣使勁，刀槍無損敗
職曾躬自目見之也。」尙之信盼而
訝然，繼曰：「揮臂抒腿，而斷柏
木椿，此技恒常有，即某亦能之。
」曰謂刀槍不入，則吾未之信，蓋
人爲血肉之軀，奚能禦鋒利之刀，
但蘇賢契既信之鑒認，則吾意信
必有邪術，破之實在不難，明日借
質賈往晤，一見僧技如何？」蘇三諾之。

如入無人之境，豈非較諸青草所遇
者，猶爲厲害乎？」蘇三乃曰：「一
硬功夫，並運氣使勁，刀槍無損敗
職曾躬自目見之也。」尙之信盼而
訝然，繼曰：「揮臂抒腿，而斷柏
木椿，此技恒常有，即某亦能之。
」曰謂刀槍不入，則吾未之信，蓋
人爲血肉之軀，奚能禦鋒利之刀，
但蘇賢契既信之鑒認，則吾意信
必有邪術，破之實在不難，明日借
質賈往晤，一見僧技如何？」蘇三諾之。

如入無人之境，豈非較諸青草所遇
者，猶爲厲害乎？」蘇三乃曰：「一
硬功夫，並運氣使勁，刀槍無損敗
職曾躬自目見之也。」尙之信盼而
訝然，繼曰：「揮臂抒腿，而斷柏
木椿，此技恒常有，即某亦能之。
」曰謂刀槍不入，則吾未之信，蓋
人爲血肉之軀，奚能禦鋒利之刀，
但蘇賢契既信之鑒認，則吾意信
必有邪術，破之實在不難，明日借
質賈往晤，一見僧技如何？」蘇三諾之。

如入無人之境，豈非較諸青草所遇
者，猶爲厲害乎？」蘇三乃曰：「一
硬功夫，並運氣使勁，刀槍無損敗
職曾躬自目見之也。」尙之信盼而
訝然，繼曰：「揮臂抒腿，而斷柏
木椿，此技恒常有，即某亦能之。
」曰謂刀槍不入，則吾未之信，蓋
人爲血肉之軀，奚能禦鋒利之刀，
但蘇賢契既信之鑒認，則吾意信
必有邪術，破之實在不難，明日借
質賈往晤，一見僧技如何？」蘇三諾之。

如入無人之境，豈非較諸青草所遇
者，猶爲厲害乎？」蘇三乃曰：「一
硬功夫，並運氣使勁，刀槍無損敗
職曾躬自目見之也。」尙之信盼而
訝然，繼曰：「揮臂抒腿，而斷柏
木椿，此技恒常有，即某亦能之。
」曰謂刀槍不入，則吾未之信，蓋
人爲血肉之軀，奚能禦鋒利之刀，
但蘇賢契既信之鑒認，則吾意信
必有邪術，破之實在不難，明日借
質賈往晤，一見僧技如何？」蘇三諾之。

如入無人之境，豈非較諸青草所遇
者，猶爲厲害乎？」蘇三乃曰：「一
硬功夫，並運氣使勁，刀槍無損敗
職曾躬自目見之也。」尙之信盼而
訝然，繼曰：「揮臂抒腿，而斷柏
木椿，此技恒常有，即某亦能之。
」曰謂刀槍不入，則吾未之信，蓋
人爲血肉之軀，奚能禦鋒利之刀，
但蘇賢契既信之鑒認，則吾意信
必有邪術，破之實在不難，明日借
質賈往晤，一見僧技如何？」蘇三諾之。

如入無人之境，豈非較諸青草所遇
者，猶爲厲害乎？」蘇三乃曰：「一
硬功夫，並運氣使勁，刀槍無損敗
職曾躬自目見之也。」尙之信盼而
訝然，繼曰：「揮臂抒腿，而斷柏
木椿，此技恒常有，即某亦能之。
」曰謂刀槍不入，則吾未之信，蓋
人爲血肉之軀，奚能禦鋒利之刀，
但蘇賢契既信之鑒認，則吾意信
必有邪術，破之實在不難，明日借
質賈往晤，一見僧技如何？」蘇三諾之。

如入無人之境，豈非較諸青草所遇
者，猶爲厲害乎？」蘇三乃曰：「一
硬功夫，並運氣使勁，刀槍無損敗
職曾躬自目見之也。」尙之信盼而
訝然，繼曰：「揮臂抒腿，而斷柏
木椿，此技恒常有，即某亦能之。
」曰謂刀槍不入，則吾未之信，蓋
人爲血肉之軀，奚能禦鋒利之刀，
但蘇賢契既信之鑒認，則吾意信
必有邪術，破之實在不難，明日借
質賈往晤，一見僧技如何？」蘇三諾之。

如入無人之境，豈非較諸青草所遇
者，猶爲厲害乎？」蘇三乃曰：「一
硬功夫，並運氣使勁，刀槍無損敗
職曾躬自目見之也。」尙之信盼而
訝然，繼曰：「揮臂抒腿，而斷柏
木椿，此技恒常有，即某亦能之。
」曰謂刀槍不入，則吾未之信，蓋
人爲血肉之軀，奚能禦鋒利之刀，
但蘇賢契既信之鑒認，則吾意信
必有邪術，破之實在不難，明日借
質賈往晤，一見僧技如何？」蘇三諾之。

如入無人之境，豈非較諸青草所遇
者，猶爲厲害乎？」蘇三乃曰：「一
硬功夫，並運氣使勁，刀槍無損敗
職曾躬自目見之也。」尙之信盼而
訝然，繼曰：「揮臂抒腿，而斷柏
木椿，此技恒常有，即某亦能之。
」曰謂刀槍不入，則吾未之信，蓋
人爲血肉之軀，奚能禦鋒利之刀，
但蘇賢契既信之鑒認，則吾意信
必有邪術，破之實在不難，明日借
質賈往晤，一見僧技如何？」蘇三諾之。

如入無人之境，豈非較諸青草所遇
者，猶爲厲害乎？」蘇三乃曰：「一
硬功夫，並運氣使勁，刀槍無損敗
職曾躬自目見之也。」尙之信盼而
訝然，繼曰：「揮臂抒腿，而斷柏
木椿，此技恒常有，即某亦能之。
」曰謂刀槍不入，則吾未之信，蓋
人爲血肉之軀，奚能禦鋒利之刀，
但蘇賢契既信之鑒認，則吾意信
必有邪術，破之實在不難，明日借
質賈往晤，一見僧技如何？」蘇三諾之。

如入無人之境，豈非較諸青草所遇
者，猶爲厲害乎？」蘇三乃曰：「一
硬功夫，並運氣使勁，刀槍無損敗
職曾躬自目見之也。」尙之信盼而
訝然，繼曰：「揮臂抒腿，而斷柏
木椿，此技恒常有，即某亦能之。
」曰謂刀槍不入，則吾未之信，蓋
人爲血肉之軀，奚能禦鋒利之刀，
但蘇賢契既信之鑒認，則吾意信
必有邪術，破之實在不難，明日借
質賈往晤，一見僧技如何？」蘇三諾之。

如入無人之境，豈非較諸青草所遇
者，猶爲厲害乎？」蘇三乃曰：「一
硬功夫，並運氣使勁，刀槍無損敗
職曾躬自目見之也。」尙之信盼而
訝然，繼曰：「揮臂抒腿，而斷柏
木椿，此技恒常有，即某亦能之。
」曰謂刀槍不入，則吾未之信，蓋
人爲血肉之軀，奚能禦鋒利之刀，
但蘇賢契既信之鑒認，則吾意信
必有邪術，破之實在不難，明日借
質賈往晤，一見僧技如何？」蘇三諾之。

如入無人之境，豈非較諸青草所遇
者，猶爲厲害乎？」蘇三乃曰：「一
硬功夫，並運氣使勁，刀槍無損敗
職曾躬自目見之也。」尙之信盼而
訝然，繼曰：「揮臂抒腿，而斷柏
木椿，此技恒常有，即某亦能之。
」曰謂刀槍不入，則吾未之信，蓋
人爲血肉之軀，奚能禦鋒利之刀，
但蘇賢契既信之鑒認，則吾意信
必有邪術，破之實在不難，明日借
質賈往晤，一見僧技如何？」蘇三諾之。

如入無人之境，豈非較諸青草所遇
者，猶爲厲害乎？」蘇三乃曰：「一
硬功夫，並運氣使勁，刀槍無損敗
職曾躬自目見之也。」尙之信盼而
訝然，繼曰：「揮臂抒腿，而斷柏
木椿，此技恒常有，即某亦能之。
」曰謂刀槍不入，則吾未之信，蓋
人爲血肉之軀，奚能禦鋒利之刀，
但蘇賢契既信之鑒認，則吾意信
必有邪術，破之實在不難，明日借
質賈往晤，一見僧技如何？」蘇三諾之。

如入無人之境，豈非較諸青草所遇
者，猶爲厲害乎？」蘇三乃曰：「一
硬功夫，並運氣使勁，刀槍無損敗
職曾躬自目見之也。」尙之信盼而
訝然，繼曰：「揮臂抒腿，而斷柏
木椿，此技恒常有，即某亦能之。
」曰謂刀槍不入，則吾未之信，蓋
人爲血肉之軀，奚能禦鋒利之刀，
但蘇賢契既信之鑒認，則吾意信
必有邪術，破之實在不難，明日借
質賈往晤，一見僧技如何？」蘇三諾之。

如入無人之境，豈非較諸青草所遇
者，猶爲厲害乎？」蘇三乃曰：「一
硬功夫，並運氣使勁，刀槍無損敗
職曾躬自目見之也。」尙之信盼而
訝然，繼曰：「揮臂抒腿，而斷柏
木椿，此技恒常有，即某亦能之。
」曰謂刀槍不入，則吾未之信，蓋
人爲血肉之軀，奚能禦鋒利之刀，
但蘇賢契既信之